**冯渊｜文字下乡之后——《乡土中国》读什么？怎么读？**

语言文字与情感思想

师：关于语言文字与情感意义之间的关系，有哪些经典的表述？

生：得意忘言、言外之旨、弦外之音……

师：人的许多想法、情绪变化，某种朦胧的感觉，有时很难用语言准确地传递出来。人很多时候沉默不语，并不代表他的思绪停止；如果要他用语言表达此刻的思绪，他又觉得词穷。因此，语言在表情达意上也有它先天的局限性。

生：作家不是将人类难以表达的情感都用文字传递出来了吗？老师不是常说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于言外”吗？语言表达功夫了得的人，也许能穷尽人的一切思绪吧？

师：你说得也有一定道理。叙事学就很关注叙事时间与真实时间的关系。当叙事时间大于真实时间，文字就在摹写时拉长了时间，如长篇小说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用几千字描写一个人几秒钟内的思绪；相反，叙事时间小于真实时间，则是概略式的“扫描”，如“一转眼，十年过去了”。这说明语言文字确有一种魔力，能拉长也能压缩时间，心情、思绪等也能被强化或淡化。

生：老师，那语言文字与情感意义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？

师：咱们不是讨论了吗？思绪有时大于语言文字，语言文字有时大于思绪。进而言之，语言——我们这里是指与文字对应的说话、交谈、谈吐等，与用于书写的文字是两回事。

生：这倒也是。有人善于文字表达而不善言辞，有人长于说话而不善写作，当然也有人两者都擅长或者都不擅长。

师：这也提示我们，语言的表现力，加上手势、表情，说话者的姿态，说话时的情境，有时可能优于文字的表现力。

生：老师，是不是也可以说，文字是写作者在言语现场之外花费足够的时间反复揣摩、思虑、完善的产物，其表现力有时可能优于语言的表现力。

传统社会中的语言与文字
师：费孝通认为，传统乡土社会中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主要凭借语言，很少借助文字。“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”，他们属于“面对面的社群”。他甚至认为，“文字所能传的情、达的意是不完全的”，在现场交际情境缺失的情况下，单凭文字，很难准确传达当时、当地的感觉。

生：老师，费孝通在这里强调语言比文字的表现力丰富，主要是说文字在情境条件缺失的情况下，很可能产生原有信息的缺损。其实高明的文字，会通过提醒、暗示等手法，唤起读者的想象力，补充丢失的信息。

师：是啊。语言的现场表达有时也会言不尽意。不过，费孝通要讨论的并非言意之辩，而是说乡土社会中，处在社交圈中的人彼此经常碰面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无须用文字。

生：老师，不用文字难道仅仅是因为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？

师：当然不止于此。文字确实具有独特、丰富的表现力，但还要和人心灵的丰富细腻程度相对应。不知你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？在民间情歌里，虽然感情真挚、强烈，但表达却很直接、简单。来看这首著名的信天游：一马马那个平了川呀，亲妹子瞭不见个人。人面前那个想你呀，啊哈哈哈笑；人背后那个想你呀，亲妹子泪蛋蛋掉。这种民歌情感强烈、质朴，语言透明、热情，但在这样的表达里，许多细腻的东西被省略了。

生：老师，这个我不太懂。到底省略了什么呢？

师：你去看那些描写情感变化的细腻的文人作品，就会明白，在乡土社会，哪怕是表现最具个性的情感，民歌的表现形式也是模式化的。比如，文人在描写村姑时会加进很多想象，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读到的村姑与真实的村姑是两码事。真正的村姑，可能有文人描述的那些情感，但她未必说得清自己细腻、复杂的心思。

生：对于这么复杂的事，老师懂得真多。

师：费孝通的意思是，在乡村安定的生活环境里，大家的境遇近似，文化心理近似，他们需要的生活经验也近似。下一代人遇到生活难题，必然能从比他年长的人那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。他们只需要口口相传的粗线条的生活经验，不太需要细腻的个体的体验。痛苦或者快乐时，他们都有合适的歌谣来宣泄自己的情绪，而不需要文字来记叙和表现。文字对应的是复杂的、个性化的、细致入微的信息。

生：老师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、不确定的世界。我们需要更精微、更丰富的心灵世界，去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和技术资源，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里应付自如。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不一样了，所以文字成为生活的必需。

师：费孝通的意思是，在乡村安定的生活环境里，大家的境遇近似，文化心理近似，他们需要的生活经验也近似。下一代人遇到生活难题，必然能从比他年长的人那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。他们只需要口口相传的粗线条的生活经验，不太需要细腻的个体的体验。痛苦或者快乐时，他们都有合适的歌谣来宣泄自己的情绪，而不需要文字来记叙和表现。文字对应的是复杂的、个性化的、细致入微的信息。

生：老师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、不确定的世界。我们需要更精微、更丰富的心灵世界，去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和技术资源，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里应付自如。我们今天面临的世界不一样了，所以文字成为生活的必需。

师：好了，回到费孝通的论著，他真正的意思是，“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，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，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”，所以，扫盲不是当时生活的必需。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彻底变化之后，识字才有必要。简单的“文字下乡”，意义不大。

生：老师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：传统乡土社会里的人是简单质朴的，他们不需要面对太复杂的人事变化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春去秋来，千年如一日。

师：传统乡土社会里也有识文断字的乡贤，有隐逸的士大夫，有春恨秋悲的怨女。不过整体而言，在乡土社会里，更多的人靠听评书、故事等获取的人生道理，就足以应付日常生活了。所以，费孝通认为，乡土社会的改变，识字并非当务之急。

现代社会的语言与文字
生：老师，现代社会也有许多人依赖语言而懒于用文字。譬如，有人连发微信都喜欢用语音——一种能传播的口头语言，这是费孝通当年想不到的。

师：通信技术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，人们能打越洋视频，甚至与太空中的宇航员对话，语言运用早就不只是费孝通当年说的那种面对面的交流了。而文字总是要经过斟酌之后才呈现，文字的组织与书写，比语言要繁难一些。

生：现在通过许多技术手段能实现语音与文字的转化，是否有一天，这个世界的文字表现力会越来越弱化呢？

师:这个我真不知道。我只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文字的优势。我们讨论费孝通的著作，重点还是聚焦社会变迁。面对社会变迁，人们应该关注什么，能去改变什么？这才是核心问题。今天我们早就完成了文字下乡的任务，传统社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国家已经迈入现代化轨道，生活秩序不再单一。社会发生巨变之后，人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准备和心理准备？需要拥有什么样的思维品质和应对能力，才能将社会往更幸福、更美好的明天推进？这些问题恐怕不是仅靠拥有了文字运用能力就能解决的。

生:至少，文字记录的一切信息，依然是我们能借助的宝贵资源。

 本文选自《七彩语文·高中新语文学习》